

位於紐約市第六十七至六十八街之間，佔了整個地段的斯朗凱特寧癌症中心，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約一百年），也是最大的癌症中心之一。在大門口牆壁上有一個卐的標記，說明了該中心三個工作的重點：治療、研究和教育。

中心看守員傳達了我來採訪的消息。不久只見譚天鈞醫生從電梯裏走出來。她那一笑臉熱情，把我這初訪客的緊張一掃而空。

譚醫生先引我登高樓下望，瞭解一下醫療中心的地道。原來右邊有著名的洛克菲大學醫學院，康奈爾大學醫學院，左邊又是紐約醫學院。在這裏有最先進的醫學研究和高水準的治療方法。單單斯朗凱特寧中心便設有一百個實驗室，其外科醫護人員每天要施行四十個外科手術。

癌症是美國第二號殺手，平均四個家庭中有一個會遭受它的摧殘。我坐在譚醫生辦公室，迫不及待要知道醫學界有甚麼新而有效的方法來對付這個殺手。

「請問目前癌症最新的研究和貢獻是那一方面？」

「有兩方面：一是對癌症起源有新的發現。另一是治療方法採用『手術、電療、化療』的和合治療法。」

「我以為癌症的形成是由於細胞沒有規律和不受控制地分裂。」

「對，這是一般的常識。但正常的細胞怎樣會引起不正常的變化呢？我們知道過濾性病毒能在動物身上引起癌症，但始終未能證明人類的癌病是因病毒引起，抑或因有癌病所以不能抵抗病毒。」

「近年專家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發現。原來有些病毒能把本身一部份遺傳因素放進正常細胞的某個遺傳因子裏，使它受刺激，便開始作不規則的分裂。這便是近代醫學界常說的癌基因 Onco-gene 理論。目前經過証實的癌基因共有廿五種，在不同種類的

癌病細胞中發現。」

「臨床方面又有甚麼新貢獻呢？」

「卅多年前，癌症患者多採用手術治療法。但通常開了刀，仍有80%—90%的可能性會復發，所以到了六十年代，便加上電療來處理復發的病症。」

譚醫生一邊解釋，一邊在紙上畫圖，然後繼續說：

「七十年代則更進一步採用化療。以往這種逐步治療法有一個缺點，就是毒瘤蔓延極快，等到再發現已經太遲了。原來一般來講，要有一百萬個癌細胞才能診斷出癌症來。」

「那麼和合治療是三管齊下咯？」

「不錯。這方法是手術完了，立刻採用電療和化療，才容易根治。這方法很有效。目前患癌症的兒童，其生還率高達80-90%，比成年人還高。」

兒童患者生還率比較高，是什麼緣故呢？

「兒童患血癌比較多，血癌又比較容易治療。兒童患腦癌也不少，約佔20%，腦癌患者會頭痛、嘔吐，比較容易察覺，而且兒童有父母（大人）為他們操心，有一點毛病就立刻延醫求治。成年人的癌症多發生在內臟，譬如腸癌要長到相當大才會覺得痛那時發現已經太遲。加上成年人生活忙碌，身體不適能拖則拖，越拖越遲，終至不治。」

在美國，女人最普遍患乳癌，男人多患肺癌。近年政府採取各樣措施，例如規定香烟盒上註明「對健康有害」字樣，又在公共場所張貼「禁止吸烟」的告示等。「吸烟能導致肺癌是否已經證實呢？」

「吸烟的人患肺癌的機會比不吸烟的人高達十倍。過去因為醫學上的進步，許多癌症都能收控制的果效。唯獨肺癌有增無已，

這與許多人不肯放棄吸烟有很大的關係。在我們的醫院裏，所有公共場所都不准吸烟。」

「在我們中國人中，肺癌也很普遍嗎？」

「越來越普遍，不過肝癌最普遍。在美國所有針頭用過一次就丟掉，但在中國大陸及台灣經常消毒後再用。肝癌從肝炎來，肝炎從過濾性病毒來。這些病毒是煮不掉的。」

「您與遠東那邊華人醫學界有許多交流嗎？」

「我結婚早期，因丈夫在台、港基督教出版界工作，我常來回奔跑台、港及美國之間，也曾在該地醫學院及電台演講。去年我曾到中國大陸省親，被北京腫瘤醫院邀請演講。南京中國醫學協會也請我作了兩、三次的演講，都是有關癌症研究的情況。」譚醫生邊說邊遞給我看她與當地學者共拍的照片。

談癌色變，一般患者與家眷都存著戰慄的心面對一個似乎不可挽救的命運，但據譚醫生說，這種懼怕因著醫學上的努力可以逐漸減少。

「十幾年前，病人得癌症，我們不敢告訴他，恐怕好像向他宣佈死刑。現在治療方法進步，我們可以把真情告訴病人，不過立刻加上一句，說此病可以治療，使他們能安心。另一方面，醫學界也越來越注意病人心理的需要與支援。原來治療癌症是一項長期的工作，若未根治便停止治療則復發機會很大。」

「長期是指多久呢？」

「通常要二至三年。在台、港許多病患者一見病情好轉就停止治療，結果多有復發，至為可悲，我們做醫生也要了解病人心理的壓力，常給他們鼓勵。例如舉辦一些活動營等。」譚醫生舉起一些幻燈片，我看到一個鋸了腿的病人在跟人跳舞，另一個頭髮掉光了的男孩子俏皮地拿著梳子梳頭。

醫者父母心。醫生在極度緊張的工作節拍中，仍能關懷病人的全人健康，他們的情緒在生、老、病、死的衝激下，仍能體恤病人的心理需要，不把他們看作一個個的號碼，何等難得。

譚醫生言談舉止間自然流露了醫師的風範。她那不慌不忙，充滿關懷慈祥的神態使人直覺她一定是病人樂於接近的一位醫師。

「譚醫生，您一定很愛您的病人了。」

「我是基督徒，我經歷過神的愛。我以前不會表達神的愛，只會用一些空洞的說話來安慰病人及他們的家人。有一次，我對一位猶太籍小孩的母親說：『神是愛』，她聽了很生氣的說：『你說神是愛，我唯一的兒子如今眼瞎了，神的愛在那裏？』後來我明白禱告是人生極深的奧秘。我自己為人母親，也明白許多父母無法面對心愛的兒女飽受病魔侵害的事實。」

譚醫生停頓一下繼續說：「現在我不多說話，只是輕輕用手臂摟著對方，大胆問他們要不要我替他們禱告。從來沒有人拒絕。很多時候禱告完了，做媽媽的會滿眶眼淚的對我說：『你怎麼知道這是我現在最需要的！』從禱告而來的安慰與力量，有時比甚麼話都更有效驗。」

「你要常常周旋在病人及家眷的呻吟、哀哭和叫喊中間，如何保持樂觀的態度和喜樂呢？」

「老實說，我當初來這裏不滿三個月就想溜走。我每次看見一些活潑天真的孩子從醫院門口進來，結果還是一命嗚呼的抬出去，心中難過極了。」

「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跟他吵架，跪在牀前哭。我說：『神啊，祢爲什麼帶我到這裏，我真的受不了。』神當時很清楚簡單的給了我一個挑戰：『你是基督徒，尚且不肯接受這個挑戰，還有誰肯呢？』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把醫院當爲我的宣教工場。」

我的使命不只是醫病人的身體，也要幫助他們及家眷認識那又真又活潑的神。」

譚醫生越說越興奮，眼中流露異樣的光采。她繼續說了一個動人的故事：

「有一次一個患有骨癌的小孩因為痛得厲害在號啕大哭。我走過去看他，一邊唸聖經給他聽：『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我問他要不要接受神的獨生子耶穌基督，他說要。我就叫他跟我一起禱告。禱告完了，他問我：『假如我現在死掉，是不是可以上天堂？』我說：『當然可以。聖經說凡接待耶穌做救主的人都有永生。』他聽了以後非常安靜，好像打了針，吃過藥一樣。」

「有些不信神的人認為宗教好像鴉片，或者說麻醉藥一樣，暫時止痛而已，你覺得怎樣？」

「對一半，錯一半。他們也可以說音樂是鴉片。有些人心中不快樂，用音樂來麻醉自己，但不能因此就說音樂是不好的。同樣，宗教給我們寄託與安慰，難道就是錯嗎？但宗教與鴉片不同，鴉片的幫助是暫時的，有真理根基的信仰卻是永恆的。」

「你怎樣找到這樣的一個信仰？」

「我年少無知的時候，曾以為自己學問很高，甚麼都懂，便武斷說神不存在，宗教都是迷信。那時我只相信自己，崇拜自己。」

「後來年事稍長，對自己也多了一些認識，又適逢中日戰爭，我被逼面對罪惡的問題和人的有限。我感到空虛與苦悶。結果在湖南長沙湘雅醫學院唸第一年的時候，我找到了我所需要的真理、道路與生命，那就是耶穌基督。幾十年來，這個信仰提供了我生存的意義和生活的目標。從神的話—聖經，我發現自己是神整個計劃的一部份，所以我可以很積極地生活。」